

# 中国岩画的发现

— 古代少数民族岩画资料选编 —

(下)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

1985

## 十七 四川珙县“夔人”悬棺及岩画调查记

四川省博物馆 珙县文化馆

四川珙县洛表公社（原胜利乡）麻塘坝一带的“夔人”悬棺葬，是四川地区悬棺葬的集中地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古代兄弟民族岩葬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早在1954年冬，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就曾派人对这里的岩葬悬棺进行了普查，并于1956年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珙县“夔人”悬棺这个名称是沿用《珙县志》“珙本夔地，夔人多悬棺”而来的。它是将木棺架置于悬岩上的一种民族葬法，确切地说，应该是悬岩架置木棺的葬法，简称为悬棺或岩棺（以别于砖室墓内以铁链悬挂的棺材）。

1974年7月，四川省博物馆派人前往珙县与县文化馆共同组成“夔人”悬棺调查、清理工作组，对该县洛表公社麻塘坝“夔人”悬棺及岩画进行了调查和清理。从7月底开始，至9月中旬结束，共历时五十多天。关于清理情况另有专文，本文仅就这次调查作一简单的介绍。

洛表镇（区、社）在珙县西南六十五公里，东与四川兴文县，西与筠连县相连接，南与云南省的威信相邻。

麻塘坝距洛表镇（公社）二公里半，为一长条形的开阔平坝，东西宽约100—300米，长约5000米。坝的两侧高山耸立，岩壁陡峭，为银灰色和铅灰色水成岩。岩间多有天然岩洞（溶洞），溶洞大者可容纳数百人，有的被后人修筑成岩子当作避兵之所。悬棺及岩画就分布在这5000米许的东西岩壁上。东岩有棺材铺、狮子岩、

大洞、九盏灯、猪圈门、磨盘山、龚家沟的硝洞、邓家岩、三眼洞（三仙洞）、玛瑙坡共十处；西岩有龙洞沟、陋风岩（天星顶）及付大田、白马洞、倒洞、马槽洞、珍珠伞、猫儿坑、九颗印、鸡冠岭、地官庙、刘家沟（又名棺木岩）共十二处。

麻塘坝的悬棺由于历经风雨侵蚀与鸟雀破坏，曾坠毁不少，现在所留存下来的悬棺仅一百多具。

现将麻塘坝各处保存下来的悬棺及岩画现状分别介绍于后：

### 一、棺材铺

棺材铺位于洛表公社团结四队，距洛表镇二公里半，即麻塘坝入口处的东侧第一个山峰。岩壁凹凸不平，下有一个溶洞，洞深数十米，当地群众称为风洞。这里是麻塘坝悬棺（崖画）第一个集中点，也是岩画比较多的一处。这里现存悬棺共廿一具，其中比较完好的有八具，置于岩洞的三具。棺全系用整木挖凿而成，其中重叠堆放在岩穴中的九具棺中，有一具棺其形制为现代汉族中的十盒头棺材。置棺高度离地面10—40米左右不等。

棺材铺的岩画仅从我们所能辨识和临摹下来的有这样一些内容：正面人像二个；骑马人像五个，其中有一个身佩带刀，一个右手执有三角形物件；马四匹；鱼、鸟各一；另外还有一些符号。

### 二、狮子岩

狮子岩因山形似狮面，故名狮子岩。在棺材铺之南不到100米，与棺材铺并列。

从狮子岩留存的架棺木榫和钉木榫的孔洞痕迹来看，以前在这里的悬棺数当以百计。但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绝大部分悬棺已脱落不见，现在留存下来的仅有九具。其中有两具棺距地面约60米左右，其余的棺距地面约45米左右。留存下来的九具悬棺均有不同程

度的残损。1970年在这里还坠落了一具棺材，据当地群众反映，棺内有尸体，穿的衣服不少，衣服多镶有花边等。随葬品有瓷碗、锡壶和环柄铁刀两件。可惜这些随葬品大部分已散失，仅留下环柄刀一件，由珙县文化馆收集，现已送交四川省博物馆保存。刀长64厘米，宽2.8厘米。刀鞘已失，刀柄用牛筋缠绕，涂以生漆。

狮子岩的岩画较多，但由于长期经风雨和岩浆水的侵蚀，岩石风化，岩画脱落或者被岩浆覆盖的现象较为严重，有不少岩画已模糊不清。现在能清楚可辨者有人物画像十六个。其中八个似为舞蹈姿势，正面站立人像一个，执刀者三个，一个右手向上举，左手下垂，右脚成弓步，前有一个圆球形（实心圆），似作踢球之势；另外两个人，一个左手举一十字形兵器，还有一个人右手举三角形带柄的物。骑马人像十四个。其中有手执十字形兵器的，有佩刀的，还有一个骑马的，前面有一个马夫牵着马缰。另外还有两匹马，用白色颜料以单线画成。

综上所述，狮子岩的岩画中以单个人物画像最多，骑马人像次之。此外还有单个马、虎、犀牛、鱼、鸟等动物画及符号。

### 三、大洞


这是一个天然溶洞，洞口直径约50米，过去人们将它修筑成碉堡，作为避兵之所。这里悬棺已毁，仅保存有架棺的木椿和置木椿的孔洞痕迹。岩画也比较少，仅有正面站立的人像一个，马一个，符号三个。

### 四、九盏灯

九盏灯是与大洞、狮子岩相连接的最后一个山峰，岩壁突出于大洞和狮子岩。这里现存悬棺十五具，其中大型棺八具，中型棺七具。这些棺绝大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损。比较完好的仅有五具。在葬式上，其中大型棺两具，中型棺一具是依岩凿洞，然后将棺材足端插入

洞内。其余的棺均架放在木椿上。置棺的高度，最高的距地面约45米左右，低约25米左右。

九盏灯是麻塘坝“奠人”悬棺比较集中的第三个地点。在岩的东北角岩檐下有一长条形木板，木板的两端穿入两个尖锥形的钟乳石上，相传在木板上有九个放置油灯的圆洞，所以叫做“九盏灯”。并相传其灯每隔三百年亮一盏。但是我们实际看到的木板上并没有九个圆形眼洞，只有三个圆形眼洞。可见这种传说是牵强附会的，不可信。

九盏灯的岩面凹凸不平，这里的岩画也比较分散，以人物画像最多，其中有踢毽的或举一三角形带柄物件的，或举一十字形物件的，有双手各持一物件的，有骑马的。动物画像有马，以单身马为多。另画有一马厩。马厩的结构简单，画作，表示正中有杆壁，右边有窗洞二个，左边站立一马。其次有符号，还有以十二个实心方块组成梅花形图案一组。

## 五、猪圈门

猪圈门紧接九盏灯，位于九盏灯的东南面。岩壁凹凸不平，岩前有通向民胜公社的人行道。这里没有悬棺，也未见架棺的木椿和置木椿的方形孔洞痕迹，仅见有岩画。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组岩画是：一人右手拉着一根长钓鱼线，线的一端钓着一条鱼，鱼的左边还有一条鱼。这一组画，构图很简单，但它是一幅很生动的写生画。另外有分散的单个人物画像三个，其中一人双手举一十字形物件，可能是兵器；一人右手持一三角形的物件，左手提一圆形物件，好似提一面铜锣作敲打状；另一个人的形象似戴一面具作舞蹈状。其次还有一马和符号。

## 六、磨盘山 柏香林

磨盘山与柏香林是并列的两个山峰，位于猪圈门之南。岩壁前面

为坡地。岩壁陡峭，壁面比较平整。现存大型悬棺二具，其中磨盘山一具置放在木椿上，柏香林的一具插入天然岩洞内，棺头露于洞外。置棺高度距地面均在50米左右。磨盘山的岩壁上还可见到一些残存的架棺木椿和钉木椿的方形孔洞痕迹，也有少许岩画，仅见有一马和符号。柏香林未见有岩画。

### 七、硝洞（龚家沟）

硝洞是与柏香林紧紧相连的又一个山峰，在岩壁南侧有一人行小道可通至山顶。岩壁正面向内凹，不平整，岩壁的左下角有一天然溶洞，洞前耸立着一些大石。这里现存悬棺四具，均属于大型棺，架于木椿上。棺皆比较完好，置棺高度距地面约20至30米左右。岩画分布在岩檐和岩壁左右两边。画的内容有侧面站立人像和马各一，并有符号。

### 八、邓家岩

邓家岩是与柏香林相间断的另一个山峰，岩面凹凸不平，这里是麻塘坝东岩悬棺的又一个集中点。现存悬棺十六具。棺分大、中型两种。其中有的棺底弧形，有的在棺的两端加木栓，还有在棺的四周（棺盖与棺身接合处）加以抓钉。这次我们将其中的七具棺取下，进行了清理，详见清理报告。

邓家岩的岩画比较集中，大致可分成三组。其中分布在棺周围附近的有骑马人像、马、虎、鸟、个体人像及符号。一组是呈蛙形的马厩，在马厩上饰以●形符号四个，⊕形符号一个。另一组画有马、骑马人像，其中有一马，马后有一人将马尾拉着，马头向后昂，望着拉马尾的人，其形态生动有力；另外有一人手持一物，似盾，还有其他符号。

### 九、三眼洞（三仙洞）

三眼洞岩壁从北到南长约150米，岩面不甚平整，由两个连绵不断的山峰组成，在这里面因有三个天然溶洞相连，故名“三眼洞”或“三仙洞”。洞与洞之间，上下相通，后人将洞修筑成碉堡，作为避兵之所。

三眼洞现存悬棺共有廿四具，其中大型棺三具，中型棺十九具，小型棺二具。这些悬棺绝大部分已残损。置棺高度距地面最高约50米，最低约15米左右。其中有十四具棺架于木椿上，其余均置于天然岩洞或经人工开凿的洞穴内。

这里的岩画很分散，而且有些画的位置距地面高达约60米左右，最低的约20米左右。绝大部分岩画已被岩浆浸蚀或者被岩壁上的杂草小树遮挡住，因此，很多画面模糊不清，无法辨认。现在能辨认的有一正面站立人像，马二匹，似虎的动物画像一个。其余还有符号等。

### 十、玛瑙坡

玛瑙坡位于三眼洞的最南端，也是麻塘坝东岩有“焚人”遗迹的最末尾的一处。在这里不见有悬棺存在，仅有不少架棺木椿的方形孔洞痕迹。岩画也不太多。仅有人物画像两个，其中一个是正面站立，右手提一物；一个似作舞蹈状。另外就是符号。

### 十一、龙洞沟

龙洞沟属螃蟹溪的一小支流，从西向东流至九盏灯与螃蟹溪汇合。

龙洞沟距九盏灯约250米左右，岩壁凹凸不平，岩下有一天然溶洞，当地人称作龙洞。洞前有一条小沟，故名“龙洞沟”。在溶洞的右上角约35米左右的岩壁上，有一个经人工开凿的长方形洞穴，穴内置一棺。在棺以下距地面约10米高的岩面画有两个人物画像，画

的线条粗犷原始，但较为生动，似为写意画。这两个人物画像的双手好象是象征着日月的形象。另有动物画像一个，惜已模糊不清。

## 十二、陋风岩（天星顶）及付不田

陋风岩是麻塘坝西岩比较高的山峰之一。陋风岩与付大田紧连，其岩壁走向是西到东，再转折向南。这两处现存悬棺三具，均架于木椽上，全系中型棺，保存较为完好。陋风岩的一具棺距地面约35米左右，付大田的两具棺，一距地面约25米，一距地面约28米。陋风岩无岩画，仅付大田有似体操动作的人物画像一个。

## 十三、白马洞

白马洞与东岩的磨盘山、柏香林相对望。这里共有悬棺六具，其中置于洞内的三具，架于洞外岩壁木椽上的三具。洞内的三具棺均已残破不堪，棺无物；洞外的三具棺保存比较完好，其中两具系中型棺，一具系小型棺（小孩棺）。这三具棺已取下进行了清理。棺的位置距地面最高的为46米，最低的为42·6米。

白马洞的也是岩画比较多的一处。其中成组的有：其一，左边画一⊗形，中间画一人牵马，马背骑一人，身佩有一刀；其二，右边画一人牵马，一人坐于马背；其三，以▲形十一个组成一组图案，图案下边有一圆圈，圆圈外缘为三角形齿状，图案右下为一马，靠马的尾部有一椭圆，圆外缘亦为齿形，似葵花状，右上有⊗形，马的右上角有一侧面站立人像；其四，为分散的四匹马，其中一骑马人像，双手下垂，另一骑马人像手持武器。另外还有很多画，因岩壁太高，无法辨认清楚。

## 十四、倒洞

倒洞位于西岩，与东岩的邓家岩相对峙。这里由于岩石崩裂而形



成凹凸不平的岩面。在这里现存中型悬棺两具，均架放于木椿上，其中一具保存较为完好，另一具则已残损。棺距地面高约30米左右。岩画不甚多，仅画有一骑马人像和野猪，另外有似钟形图像一个。

### 十五、马槽洞

这个地方的悬棺早已坠落无存，仅留下一些架棺的木椿和钉木椿的方形孔洞痕迹。岩画有人物画像三个，其中一人物画像的下部由于岩浆的浸蚀，已剥落不见；另外两个侧立的人物画像，一个右手持一盾状的东西，一个头上插羽毛状的头饰。此外还有马一和符号。

### 十六、珍珠伞

珍珠伞~~位于~~第二生产队，这里岩壁陡峭，岩面有一钟乳石，形状如伞，故名“珍珠伞”。在“伞”下有中型悬棺三具，皆架于木椿上，棺均已残损。棺距地面高约20米左右。这里岩画不多，仅画有野猪一只，并有符号。

### 十七、猫儿坑

猫儿坑与珍珠伞是一串绵延不断的断岩，岩壁陡峭。这里有悬棺十四具，其中大型棺和中型棺各七具，棺向也不一致。这些悬棺绝大多数都是将足的一端插入岩洞内，只有四具棺是架于木椿上。置棺高度离地面约50米左右。在猫儿坑未见有岩画和符号。

### 十八、九颗印

九颗印与猫儿坑、珍珠伞互相连接，它与东岩的邓家岩相对望。九颗印共存悬棺三具，其中大型棺一具，中型棺两具。大型棺保存较为完好，是将棺的足端插入岩洞内，棺头露出洞外，中型棺均已残破不堪。

九颗印的岩画不甚多，而且比较分散，画面有以十二个方块组成

棋盘式的图案一组，其中九个方块最清晰，远望似印，故名九颗印。还画有一马，马头向后反望，形态生动有力。此外还有符号。

### 十九、鸡冠岭

从西岩的付大田由北向南走至九颗印的北头，再向西折转约半华里的地方即是鸡冠岭。在这里未见有悬棺的遗迹，仅发现一幅岩画，系一单个人物画像。

### 二十、地官庙

地官庙位于胜利大队第二生产队，从九颗印往南行约半公里处即是。这里凿岩为洞，置棺其内，皆以棺足一端插入洞内，棺头露出洞外。此地共保存悬棺五具，其中一具已残破。岩画由于岩浆的浸蚀和岩壁上的杂草小树所遮挡，绝大多数已模糊不清。清晰可见的有人物画像二个，马一个，兽二个，并有符号。

### 二十一、刘家沟（又名棺木岩）

刘家沟北距地官庙约二公里，其岩壁陡峭如斧劈。这里保存的悬棺共有十具，大部分都保存较为完好，其中仅有一具棺的棺盖有移动。置棺高度距地面约90米以上。棺皆架于木椿上，以两根木椿置一棺的居多，用三根木椿置一棺者较少。此处是麻塘坝悬棺集中点的最南边，也是置棺最高的一处。在这里未见岩画。

综上所述，珙县洛表公社麻塘坝的悬棺葬，置棺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在岩壁上凿两个或者三个方形孔，钉木椿于壁，架棺其上；第二类，是凿岩为圹，插于棺穴，一端露于穴（洞）外，或者嵌棺于穴；第三类，是利用天然岩穴（岩缝）置棺其中。这种葬制就现在所知，多分布于川江流域，西起云南盐津的豆沙关，东至湖北东湖县的雾渡河，东西相距约三千里。在四川境内有许多历史记载，记

录了岩棺情况，在宜宾之南，南广河流域所谓“叙南六属”最为集中（六属为高县、珙县、庆符县、筠连县、兴文县、长宁县）。当地人称之为“挂岩子”或称“白儿子”墓。

《珙县志》：“棺木崖，在治南九十里。昔焚蛮酋长于崖端凿石钉，置棺其上。崖高百余仞，下临符江（符黑水，即南广河）”。又《明史·土司传》记：“北至大渡河，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今云南昭通），西讫盐井（今盐源盐边），有土番、焚人子、白夷、么些、狢鹿、保俣、麽麽、回纥诸种”。“白儿子”一名，当由“焚人子”一名音转而来，焚人是族名，子是语尾。可见焚人“崖棺”或“悬棺”葬制，至明世尚沿旧俗。

麻塘坝的岩画，总的来说，分布比较零散，有成组的，也有单个的，多数是画在棺材周围的岩壁或岩洞内。根据棺内随葬品来看，其相对年代的上限可能到宋代，而下限到了明代（详见清理简报）。岩画多数以硃砂作颜料，其中有极少数以白色颜料画成。

岩画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从画面来看，有各式各样的人物画，其中有站立马背、单人骑马、双人骑马、跳舞、踢毽、舞风车、佩刀、执箭、执刀矛、执伞（三角形物）、执旗、执盾、执棒、牵马、钓鱼等画面，形象非常生动。这些人物画像中，尤其以骑马的居多，形状大小不同，姿势各异，在马背上作各种动作，生动地反映了该民族骑术的熟练。这些人物有穿裤的、穿裙的，尤其是他们头饰（发式）的多样很值得注意。绝大多数的人头上都有一尖角形椎髻，它和今天四川凉山自治州的彝族男性的“英雄”髻或者叫“天菩萨”是相似的。其中有少数人像头上插有羽毛，这种现象，为我们研究这个地“悬棺”葬的族属问题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还有马、犀牛、野猪、虎、飞鸟、鹭鸶、鱼等各种动物画及表意的圆圈、三角形、长方形、车轮

形，圓圈內套一十字，雙同心圓套以六角及五角星，長方形內套以對角線等各種圖案和符號也很值得注意。這些岩畫、圖案及符號絕大多數為磚紅色，其色彩鮮艷如新，畫面古樸，形象生動，人物粗獷有力，具有獨特的民族藝術風格。從這些工程艱巨、內容豐富的岩畫來看，它充分表現了這個民族的智慧和毅力。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說：“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国家。”在創造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和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中，各兄弟民族也同漢族一樣，貢獻了偉大的力量。

“彝人懸棺”和岩畫的保存，對於研究這些地區古代的民族問題，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從調查所獲，對其族屬和有關問題可作如下的初步推測。

元李京的《雲南志略》（《說郛》三十六卷引）云

“土僚蠻，叙州南烏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則左右擊去兩齒，然後婚娶。……人死則以棺木盛之，置於千仞巔崖之上，以先墮者為吉。”

而現存的“彝人懸棺”所在的珙縣地區，即是在叙州之南，烏蒙山之北，與李京所記當時“土僚蠻”聚居地區相符。同時，就已清理的十具懸棺中的骨架來看，凡成年人均無門齒，顯然系人為擊去。這種成年後擊齒婚娶的習俗，也與李京所記相類似。這樣，懸棺則應是“人死以棺木盛之，置於千仞巔崖之上”的“土僚”墓葬。“土僚”亦作“土佬”，又稱“葛僚”，字亦作“乞老”。其時代上達於宋，下迄於明。明代據該地區九絲山割據稱王的“都掌蠻”，也許就是“土僚”的後裔。《明紀》卷三十九云：“（萬曆元年）初四川都掌蠻阿六、阿二、方三等據九絲山，僭稱王，剽遠近。”這次清理的鄧家岩六號棺中出一支漆的竹箸上有人名“阿旦沐”，這與《明紀》上的阿

大、阿二或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这里的悬棺可能即是属于土僚晚期的明代“都掌蛮”的墓葬。另外，《华阳国志·蜀志》上说：“（保子）帝攻育衣，雄长僚熨。”其中“僚熨”则可能即是“土僚”的先民，又可能是百濮之属。

至于岩画在李京的《云南志略》中并未提及，但其时代，则大抵与悬棺相同，或略早于棺。而岩画上所反映出来的民俗情况，又与今之彝族之俗有相类似之处。岩画的内容与悬棺的关系，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原载《文物资料丛刊》第2期）

（本文配图见266—269页）

## 十八 云南沧源崖画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调查组

沧源位于云南西南边境，北与耿马为邻，东与双江、澜沧相接，西、南两面与缅甸之掸邦接壤。全境多山，是著名的阿瓦山区的一部分。佤族是这里的主要居民，约占全境人口十分之九，此外有少数的傣族、拉祜族和汉族。

1965年初，云南省历史研究所调查组到沧源调查佤族的社会历史，在人迹罕至的高山上发现了古代的岩画。

岩画共发现六处。调查工作从1965年1月20日至2月18日，历时近一个月。最早一处岩画是在曼帕附近发现的，当时我们正在该寨调查访问，听说附近山崖上画有人、牛等，形象奇异，且若隐若现，当地人民感到惊骇，迷信地认为是“仙人”显现，过去曾有人祭祀。我们遂前往观看，看到在一片断崖上画着许多红色的人物和动物图形。画风古朴而生动，乃知是一处古老的崖画。此后，我们一方面进行调查和记录工作，一方面随时向当地佤族人民进行破除迷信的宣传，向他们说明画是先民所遗留的，各种奇异姿态之人物，是表现当时狩猎、舞蹈等活动，其或隐或现乃与阳光的照射有关。这样，大家便逐渐减除了对岩画的恐怖，有人帮助我们制造竹梯攀登险峰，有人则踊跃的提供其他地区有关岩画的线索并为我们引路。在佤族人民积极帮助下，我们以后又在丁来、曼坎等村寨附近找到了另外五处岩画。

现在第一阶段调查工作已告结束，全部材料正在整理中。考虑到岩画在云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且其内容相当丰富，对于研究少数民族

族的历史和艺术，提供了新颖的资料，故先将调查结果摘要发表，以供各方面参考。

画分布在高山垂直的崖壁上 崖前一般有一块较平坦的地面，可作为人们绘画时立足之地。有画的崖壁一般比较平整光滑，但也有凹凸不平的，似乎当时人们对绘画地点未作精细的选择。

画均呈红色。我们曾拣取小片有画崖石送请有关部门作化学分析，证明颜料主要成份是铁，初步估计其时是以赤铁矿（Hemq - tite）为颜料的①。这种矿石可从当地取得，在岩画第V地点就有赤铁矿的蕴藏②。关于绘画工具，目前还不能最后确定。根据初步观察，大部分画可能是用手指蘸着颜料绘的。按用手指绘画是原始绘画中常用的方法，北美印第安人的岩画，据研究就是用手指绘的③，云南西盟低

---

①这一次化学分析工作是昆明工学院化学教研室徐骏平同志和其他同志大力协助完成的，谨致谢意。

②我们在第V地点岩面一个可能经过人工挖掘的小洞中曾采集几块红色岩石标本，经昆明工学院地质系欧大澄同志鉴定是赤铁矿，附志于此以示谢意。

③ Selwyn Dewdney and Kenneth E. Kiad, Indian Rock Paintings of the Gneat Lakes, Canada, 1962 · P · 17. (《北美大湖地区印第安人的岩画》)

族在房壁上绘画也常用手指而无特制画具。至于某些较大的图形，也可能使用毛刷、羽毛或其他工具绘成，但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

沧源岩画具有特殊的风格。人的身体部分照例画成简单的三角形，面部不画出五官，惟四肢部分的画法则变化较多，通过双臂和双足种种不同的姿态，可以看出此人是行路还是站立，或是正在进行各种舞蹈或表演。画一个动物，也不细绘其身部和面部，但通过角、尾、耳各种特征仍可辨出一部分动物的种属。总之，画的方法很简单，可以想象画一个图形可能只需要几秒钟。还有一种更特殊的表现手法，是将某些图形倒着绘或侧着绘，房屋可以画成房顶向下房柱朝天，动物也可画成四肢向上。其中有些也可能寓有特殊的含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沧源岩画如和其他地区岩画比较起来相当密集。常常在面积不到1—2平方米的画面上，散布着几十个图形。单个图形很小，以人像为例，大者身高不到30—40厘米，小者身高有在5厘米以下者。

岩画毁坏甚多，保存下来的亦多残缺，模糊难辨。损坏岩画的原因不外下列几种：1·山顶雨水常年冲刷，将画冲淡或模糊。2·岩石因长时期风化而剥蚀，画亦随之脱落。3·石灰岩渗出白色灰浆将崖壁之画污损。

本文只选择一些较为集中且较清晰的画面着重介绍，对于那些零星分散或模糊不清的图形概予从略。在整幅画面之中遇有模糊不清、笔划难于确定之处亦略去或仅作简单的文字叙述。

岩画地点的编号是根据发现先后安排的，首先发现的地点称第I地点，余类推。

### (一) 第I地点

当地人民称“帕典姆”(傣语，意为画岩)。位于曼帕寨东北及



民良大寨之北，从曼帕前往约二小时路程。岩画范围原长达30米左右，现因山顶雨水常年冲刷，大部分画已毁坏。兹按照现存情况自左至右划分为六个区，分别叙述于下：

### 第一区

位于最左端，范围约为 $0.9 \times 1.4$ 米，其下端紧接地面。崖壁呈一片红色，画甚模糊，可辨者有象、持弩人等。

### 第二区

距第一区之右约2.2米，范围约为 $2.4 \times 1.6$ 米，其下端紧接一块突起的岩石。崖壁光滑且向内凹入，这样避免了山顶雨水直接冲刷，故画的保存情况较好。

最高处为一人，双手反卷至头。其下有两排人，每排三人，足下各有一横，似表示地面或道路，此六人均作一臂高扬向右行路之状。左面一排三人之下有一人，体较大，双臂高举。此人左下方有一些杂乱线条，色甚淡，有的似人形，或系绘人像而未成者。线光之下有一巨人，头部绘成横带状，或系表示某种头饰(?)。双手插腰而立，其头上及身后有两个卷云纹，色较淡，下者为巨人身部所掩覆，不知是特意绘此作为巨人之背景?抑系前后两次所绘?巨人足下及两侧有十四人，身部均未涂色，二人双臂高举，一人双臂下垂，余者臂未绘出，仅具人形而已，其中有两人亦为巨人之足部所掩盖。巨人及此十四人之右有两人，身较大，均作双臂高举向天状，头有羽毛状饰物(?)。右面一排三人之右侧有二人并立。其下又有四人。四人之下有一图形，为四菱纹及一卷涡纹组成，不知表示何物?此物适位于上述头饰长羽毛者之上。

上述图画之右又有一密集之人群，共十七人。其中一人一手持盾另一手持短棒(投枪?)。一人一手持牛角另一手持短棒形器，一人